歸潛志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歸潛志

◀上一卷

卷第九

下一卷▶

余先子翰林令葉時，同郝坊州仲純〈按：《中州集》：名居中，太原人。樞密院令史出身。嘗刺坊州。正大末，除鳳翔治中、南山安撫使。〉賦《昆陽懷古詩》，諸公多繼作。先子有云：「營屯滍水橫陳處，計墮劉郎小怯中。天上雷風掃妖氣，人間虎豹畏眞龍。千秋一片昆溪月，曾照堂堂葢世雄。」郝云：「戰骨至今埋滍水，暮雲何處是春陵？」李長源云：「潁川南下鬱坡陁，遐想當年戰壘多。自是眞人清宇宙，誰爲豎子試干戈？」元裕之云：「英威未覺消沈盡，試向春陵望鬱葱。」王飛伯云：「落日一川英氣在，西風萬葉戰聲來。」後云：「誰倚城樓弔興廢，一聲長笛暮雲開。」史學優、李欽叔、白文舉皆有詩，余亦作一古詩也。

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，如山谷云：「清鑒風流歸賀八，飛揚跋扈付朱三。」未知可以贈誰。又云：「人得交游是風月，天開圖畫卽江山。」亦無全篇。余先子嘗有句云：「推愁不去若移石，呼酒不來如望霓。」又，「半生竊祿魚貪餌，四海無家鳥擇棲」。又，「未解作詩如見畫，常憂讀賦錯呼霓」。

夢中作詩，或得句，多清邁出塵。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句云：「山路嶄有壁，松風清無塵。」先子夢中詩云：「落月浸天池。」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：「玄元猿哭處江天暮，白鴈來時澤國秋。」如鬼語也。

先翰林罷御史，閒居淮陽，種五竹堂後自娛，作詩云：「撥土移根卜日辰，森森便有氣凌雲。眞成闕里二三子，大勝樊川十萬軍。影浸涼蟾窗上見，聲敲寒雨枕邊聞。林閒故事傳西晉，不數山王詠五君。」以寄趙閑閑。會閑閑亦于閑閑堂後種竹甚多，一日，禮部詔余曰：「昨夕欲和丈種竹詩，牽于韻，自作一篇，荅其意可也。」因出其詩云：「君家種竹五七个，我亦近栽三四竿。兩地平分風月破，大家留待雪霜看。土膏生意葉猶卷，客枕夢魂聲已寒。見此又思君子面，何時相對倚闌干？」先子復和其韻云：「我家陳郡子梁園，不約同栽竹數竿。清入夢魂千里　　，笑開詩眼幾回看。幽姿淡不追時好，苦節相期保歲寒。八座文昌天咫尺，得如閒容倚闌干。」又，李澥公渡因游圉城，會雲中一僧，曰德超，談及鄉里名家劉、雷事，公渡留詩云：「邂逅雲中老阿師，里人許我話劉雷。略談近日諸孫事，頗覺衰懷一笑開。衆道髯參宜帥幙，〈謂希顏。〉人憐短簿去霜臺。〈謂先子。〉圍城香火西菴地，嘗記秋高雨後來。」後先子過圉，見之，和其韻云：「上林春晚數歸期，轣轆車聲疾轉雷。翠幄　　田桑葉密，綠雲夾路麥花開。偶因假館留蕭寺，試問游方指厄臺。〈陳郡。〉白首衲僧同里閈，亦知吾祖有雲來。」余以示閑閑，閑閑亦和其韻，寄先子云：「屏山歿後使人悲，此外交親我與雷。千里老懷何日寫，一生笑口幾回開。心知契闊留陳土，時復登臨上吹臺。目極天低雁回處，西風忽送好詩來。」先子復和云：「兩地相望雲與泥，敢期膠漆嗣陳雷。遙憐曉鏡霜鬚滿，但對故人青眼開。且趁梅芳醉梁苑，莫因鴈過問燕臺。上林花柳驚春晚，蓬勃西風卷土來。」

正大初，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，諸公皆集余家，時春旱有雨，諸公喜而　　賦詩，以「好雨知時節，當春乃發生」爲韻。趙閑閑得發字，其詩云：「君家南山有衣鉢，叢桂馨香老蟾窟。〈《滏水集》作「分香」。〉從來青紫半門生，今日兒孫牀滿笏。〈《集》作「子孫」。〉邇來雲卿復秀出，〈「雲卿」，《集作》「先生」。〉論事觀書眼如月。豈惟傳家秉賜彪，亦復生兒勔勣勃。往時曾乘御史驄，〈《集》作「嘗乘」。〉未害霜蹄聊一蹶。雙鳧古邑試牛刀，百里政聲傳馬卒。〈《集》作「治聲」。〉今年視草直金鑾，雲章妙手看揮發。老夫當避一頭地，〈《集》作「當放」。〉有慚老驥追霜鶻。座中三館盡豪英，健筆縱橫建安骨。已知良會得四并，〈《集》作「佳會」。〉再許深杯辭百罰。〈一作「傳百罰」。〉我雖不飲願助勇，政要青燈照華髮。〈《集》作「風燈」。〉但令風雨破天慳，未厭歸途洗靴襪。」〈《集》作「未怕」。〉先君得好字，因用解嘲，其詩云：「春寒桑未稠，歲旱麥將槁。此時得一雨，奚翅萬金寶。吾賓適在席，喜氣溢襟抱。酒行不計觴，花底玉山倒。從來慳混嘲，葢爲俗子道。北海得開尊，天氣豈常好？況當生發辰，霑足恨不早。東風又吹簷滴乾，主人不慳天自慳。」是日，諸公

極驩，皆霑醉而歸。後月餘，先君以疾不起，趙以「天慳」爲詩識云。

元裕之、李長源同鄉里，各有詩名，由其不相下，頗不相咸。李好憤怒，元嘗云：「長源有憤擊經。」元好滑稽，李輒以詩譏罵，元亦無如之何。〈按：《中州集》以李長源爲三知己之一，此云不相咸，何也？〉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，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，俄以人言其罪，又蒙放出。元因賦《金谷怨》樂府詩，李見之，作《代金谷佳人荅》一篇以拒焉，一時士人傳以爲笑談。元詩云：「娃兒十八嬌可憐，亭亭裊裊春風前。天上仙人玉爲骨，人閒畫工畫不出。小小油壁車，軋軋出東華。繡帶盤綾結，雲裙蹋雁沙。嬌雲一片不成雨，〈《遺山集》云：金縷盤雙帶，雲裾踏雁沙。一片朝雲不成雨。〉被風吹去落誰家？豈無年少恩澤侯，錦韉貂帽亦風流。〈《集》云：豈無少年恩澤侯，金鞍繡帽亦風流。〉不然典取鸂鶒裘，四壁相如堪白頭。金谷樓臺杳無主，燕子不飛花著雨。〈《集》云：金谷樓臺悄無主，燕子不來花著雨。〉只知環珮作離聲，誰解琵琶得私語？〈《集》云：誰向琵琶得私語。〉有情蜂雄蛺蝶雌，無情雞欺翡翠兒。〈《集》云：無情　　翡翠兒。〉勸君滿飲金曲卮，〈《集》云：勸君滿酌金屈卮。〉明日無花空折枝。」李詩云：「石家園林洛水濱，粉垣碧瓦迷天津。樓臺參差映金谷，歌舞日日嬌青春。是時天下甲兵息，江南已傳歸命臣。永平以來太康治，四海一□家無窮人。洛陽城中厭酺醵，司隸夜過不敢嗔。王門戚里爭豪侈，車馬如水爭紅塵。燒金斫玉延上客，季倫豈輸趙王倫？兩家炎炎貴相軋，笙竽嘈嘈妓成列。珊瑚紅樹鞭擊碎，步障青絲馬踏裂。因緣睚眦貴人怒，詔下黃門促收捕。郵夫防吏急喧驅，河南牒繫御史府。鐘鳴漏盡行不休，生存華屋歸山邱。綠珠香魂浣塵土，侍兒忍居樓上頭。君王慈明宥率土，妾身竄名籍民伍。平生作得健兒婦，狗走雞飛豈敢惡？」元和其詩，先子稱工。〈《遺山集・後芳華怨》云：江南破鏡飛上天，三五二八清光圓。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，寂寞菱花仍半邊。白沙漫漫車轆轆，鯤雞絃中杜鵑哭。塞門顛頡人不知，枉爲珠娘怨金谷。樂府初唱《娃兒行》，彈棋局平心不平。只今雄蜂雌蝶兩不死，老眼天公如有情。白玉搔頭綠雲髮，玫瑰面脂透肉滑。春風著人無氣力，不必相思解銷骨。洛花絕品姚家黃，揚州銀紅一國香。千圍萬遶看不足，雨打風吹空斷腸。丹砂萬年藥，金印八州督，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。長門曉夕壽相如，儘著千金買消渴。〉

麻徵君知幾在南州，見時事擾攘，其催科督賦如毛，百姓不安，嘗題《雨中行人扇圖》詩云：「幸自山東無稅賦，何須雨裏太倉黃？尋思此箇人閒世，畫出人來也著忙。」雖一時戲語，也有味。知幾若見今日事，又作何語邪？又，《戲題太公釣魚圖》云：「向使文王不獵賢，一竿潦倒渭河邊。當時若早隨時世，直喫羊羔八十年。」亦中時病也。又《有道人》云：「太公壽命八十餘，文王一見便同車。而今若有蟠溪客，也被官中要

納魚。」雖俚語，可以想見時世也。

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、太好異云：「『能令漢家重九鼎，桐江波上一絲風。』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，然關風甚事？」又云：「『猩猩毛筆平生幾，輛屐身後五車書。』此兩事如何合得？且一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邪？」〈按：《滹南集》中《詩話》三卷，掊擊山谷爲多。〉余嘗以語雷丈希顏，曰：「不然，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？」後以語先子，先子大笑云。

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。大定閒，諸公所作氣質渾厚，學問深博，猶可觀。其後張承旨行知貢舉，惟以格律痛繩之，洗垢求瘢，苛甚，其一時士子趨學，模題畫影，至不成語言，以是有「甘泉」、「甜水」之諭，文風浸衰。故士林相傳，但君題小賦，必曰「國欲圖治，君當灼知」。隔句貼多用「可得而知」四字，故文人見一舉子，必指曰：「又一可得而知者。」有人云：「聞一老師令席生作《漢高祖斬白蛇賦》，席生小賦破題云：『蛇不難斬，君爲灼知。』師改曰：『不然，不若國欲圖治，君當斬蛇。』又令作《鴻雁來賓賦》，曰：『秋旣云至，雁當灼知』。」此可以軒渠也。

許州有蘇嗣之者，云東坡後裔，葢子由久居潁川，有族不南渡者也。其人頗蠢騃，富于財，以貲入官，交結權要、短衣，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爲笑。以其肥碩也，呼爲「蘇胖」。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，雷曰：「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？」余對「不知也」。雷曰：「昔東坡生，一夕舂山草木盡死。今蘇胖生，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。」此可大笑。

趙翰林周臣爲學士，楊之美爲禮部尚書，二公相得甚歡。葢楊雖視趙進稍後，且齒少趙，以其學問、政事過人，雅重之，而楊事趙亦謹。正大初，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，將立新主，以趙公年德俱高，且中朝名士，遂命入使冊之。旣行，館閣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，葢趙素清貧也。至界上，朝議罷其事，飛驛卒遣追回。〈一云「併驛追回」。〉當驛卒之行也，楊公在禮部，召至，授以一卷書，封印甚謹，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。卒旣至趙所，先授以省符，次白有禮部實封。趙公疑訝，不知爲何事，啟之，乃楊公詩一首也。其詩云：「中朝人物翰林才，金節煌煌使夏臺。馬上逢人唾珠玉，筆頭到處灑瓊瑰。三封書貸揚州命，半夜碑轟薦福雷。自古書生多薄命，滿頭風雪卻迴來。」趙公撫掌大笑。後朝野喧傳，以爲笑談。

張特立文舉，東明人。少擢第，有能聲。調萊州節度判官，不赴。〈《金史》云：泰和三年中進士第。調宣德州司候，再調萊州節度判官，不赴。〉居杞之圉城，躬耕田野，

以經學自樂。正大初，侯左丞摯薦諸朝廷，起爲洛陽令，〈一云「薦起爲洛陽令」。〉稱治，召拜監察御史，〈按：《史》爲正大四年。〉奉法無所私。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、飲娼家，坐不實得罪。葢初劾時，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，　　議之。王乃其門生也。事既行，高楨輩訟之。當時同席併有省掾王賓德卿，張以其進士也，故不劾。于是朝省疑其私，併治文舉、德卿。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，杖五十，賓亦勒停。士論皆惜文舉之去，賓因作詩有云：「王鶚既曾經手改，高楨自是著心攀。就中最苦張文舉，收拾閒雲返故山。」時人傳以爲笑。〈按：特立卒年七十五，〉

高丞相巖夫，自南渡執政，在中書十餘年，無正言直諫聞于外，清論鄙之。公性勤愼密，以此爲人主見知。每朝，入待漏院，必先百官至。有人云：「丞相方秉燭至院中，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，公不識之，問曰：『卿爲誰？』其人曰：『我歐陽脩也，爾爲誰？』公曰：『吾丞相也，卿不識邪？』其人曰：『脩不識丞相，丞相亦不識脩。』」朝野相傳以爲笑。又，爲三司使時，主行鈔法。及出支軍糧，頗靳惜，且折支他物，軍民號「不支」。及薨，人又云：「丞相死，旣焚，其聲猶不支也。」嗟乎！士大夫得志可不愼歟？一有失衆心，其譏誚如此，可畏也夫！

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，然喜于狎笑，酒閒風味不淺。崔翰林伯善性儉嗇，家居止蔬食爲常。故院中爲之語曰：「崔伯善有肉不餐，王從之無花不飲。崔伯善有肉不餐，卻圖箇甚？王從之無花不飲，誰慣了你來？」又云：「崔伯善有肉不餐，要餐也沒；王從之無花不飲，不飲卽休。」

李屏山在燕都時，與雷希顏、張伯玉諸公宴游。李嗜酒，雷善飲啗，因相戲言：「之純愛酒如蠅，希顏見肉如鷹，伯玉好色如僧。」遂相與大笑。

李長源雖才高，然不通世事，傲岸多怒，交游多畏之。李欽叔嘗云：「長源上頗通天文，下粗知地理，中閒全不曉人事也。」或者傳爲本謂王飛伯。正大中，長源遇余淮陽，因談及飛伯，余舉欽叔言，長源大笑曰：「此政謂我也。」

李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，葢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。然趙以其才，友之忘年。屏山每見趙致禮，或呼以老叔，然于文字閒未嘗假借；或因醉嫚罵，雖慍亦無如之何。其往刺寧夏，嘗以詩送，有云：「百錢一匹絹，留作寒儒裩。」譏其多爲人寫字也。又云：「一婢醜如鬼，老腳不作溫。」譏其侍妾也。又，《送王從之南歸》有云：「今日始服君，似君良獨難。惜花不惜金，愛睡不愛官。」亦一時戲之也。

趙閑閑本好書，以其名重也，人多求之，公甚以爲苦。嘗于禮部廳壁上牓云：「當職係三品官，爲人書扇面失體，請諸人知。」既致仕，于宅門首書曰：「老漢不寫字。」然燕居無客，未嘗不鈔書。相識輩強請，亦不能拒。若夫其心所不喜者，雖懇求竟不得也。雷希顏得其書最多，凡有求，未嘗拒。葢公頗憚雷，且雷善求其書。時或邀公食後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，又出佳研、精紙、名墨在前；或飲以一二杯，待公有書興，引紙落筆，俄頃數幅。雷旁觀，輒稱歎，凡一點一畫，必曰：「此顏平原也。」「此米元章也。」公既喜，遂書不倦。又，雷與屏山皆不工書，趙公嘗笑之曰：「希顏堂堂如此，而寫如此字。」一日，在禮部，適公爲王從之書，末云：「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，髯雷在側，笑其不工也。」闔坐大噱。又一日，雷得郭恕先篆數幅，甚珍之，以示趙公。公亦喜，雷因求跋尾，公跋云：「恕先篆不減唐人，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。」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。〈「趣」，一作「輒」。〉其鑒裁如此。然其書不減李屏山，此一反。後數日，公壻張履求書，余亦在座，公跋其尾云：「年月日，微雨中爲張倩書，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。」雷愕然，公徐曰：「劉京叔不可，乃止。」因相與大笑。又，王武叔出館補外，未赴，甚貧，會五月麥熟，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，持素紈扇數十，詣公求書，公拒之。武叔素嗜酒不檢，既出公門，大叫呼公，公聞而遽召，爲書之。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，有曰「黃花入麥稀」者，有曰「麥天晨氣潤」者，有曰「麥隴風來餅餌香」者，葢嘲王求麥也。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。又一日，公在禮部，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。公將往，先謂諸人曰：「吾今往，但不寫字耳。如求字者，是吾兒。」文舉曰：「先生年德俱高，某等眞兒行也。」公笑，又爲書之。〈按：閑閑以書名世，其眞蹟流傳絶少。予藏有草書詩藁一卷，附錄以永其傳。〉

〈金源閑閑老人眞蹟〉

〈和擬韋蘇州〉

〈西澗〉

〈西荒行逕草叢生，樹隔前溪一犢鳴。

步尋幽澗疑無路，忽有人家略杓橫。〉

〈和煙寺鍾〉

〈近壑斂暝色，遠山猶夕暉。

聲從煙際起，復向煙中微。

隨風散林野，渡頭人未歸。〉

〈和西塞山龍門〉

〈雙闕聳岩巉，神斧忽中斷。

一水從中來，千龕道傍滿。〉

〈和山耕叟〉

〈步逐麋鹿迹，詎知朝市情。

負薪南澗曲，榛棘雨中行。

呼兒問牛飽，又向山田耕。〉

〈和上方僧〉

〈石潤雲生衲，崖傾月照禪。

曬衣橫竹錫，洗鉢落巖泉。

但見山花發，幽居不記年。〉

〈擬詠夜〉

〈明從闇中去，闇從明際來。

流光不相待，闇盡玉爐灰。〉

〈擬詠聲〉

〈萬籟靜中起，猶是生滅因。

隱几以眼聽，非根亦非塵。〉

〈和寄全椒道士〉

〈新移白閣峯，遠訪中條客。

結茅授經臺，　　坐雲間石。

松龕讀《易》朝，月窗談道夕。

從此到終身，區中了無迹。〉

〈和遊溪〉

〈青溪霧氣散，水涵天影空。

白雲翻著底，移舟明鏡中。

鳥近前灘日，花移別岸風。

遙知夜來雨，山色翠如葱。〉

〈和秋齋獨宿〉

〈冷暈侵殘燭，雨聲在深竹。

驚鳥時一鳴，寒枝不成宿。〉

〈和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荅〉

〈驚湍瀉石崖，百步無人跡。

愛此靜中暄，聊布安禪席。

水無激石意，云何轉雷聲？

仁者自生聽，達士了不驚。

心空境自寂，澹然兩無情。〉

〈和演師西齋〉

〈不見竹閒僧，但聞花外磬。

敲檻出魚游，巢簷知鳥性。

雲蒸坐禪石，露溼行道逕。

夜寂一燈殘，山月來破暝。〉

〈和遊開元精舍〉

〈松軒風掃淨，終日閉門居。

犬臥青苔地，鳥銜紅柿初。

瓶殘夜禪起，經潤雨翻餘。

自是少人迹，非關往來疎。〉

〈和荅山中道士〉

〈行轉青溪又別峯，馬蹄終日認樵蹤。

翠微深處無人住，寺在深山何處鐘。〉

〈西樓〉

〈十去龍沙雁，年年九不歸。

煙塵猶未息，莫近塞雲飛。〉

〈擬漠漠帆來重〉

〈薄暮瀟瀟雨，何人獨倚欄。

濛濛山氣重，澹澹水紋寒。

草際光猶泫，松梢滴未乾。

燈前未歸客，無夢到長安。〉

〈擬何時風雨夜〉

〈幽居少人事，有客來不速。

爐內火正紅，尊中酒新綠。

高齋始聞雁，隔窗時動竹。

何當風雪夜，抱被還同宿。〉

〈擬綠陰生晝寂〉

〈了無車馬迹，終日掩禪關。

不下溪頭路，坐看簷際山。

好鳥破午寂，幽花澹春閑。

簪組方爲累，來遊不知還。〉

〈擬兵衛森畫戟〉

〈冠帶事朝謁，清坐彈鳴琴。

以彼塵外趣，遠我遺世心。

岸幘送歸鳥，隱几見遙岑。

聊得靜者樂，豈必居山林。〉

〈右《擬和韋詩》幾廿首，數年前致政時作。今歲過超化少林，意欲卜居，病未能也。

正之郎中送此幅，褙者用礬糊，不能書，書不成字，重違雅意，勉強作此。　正大八年七夕後一日秉文。

閑閑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，此卷最爲暮年書，故能備鍾、張諸體，於屋漏雨錐畫沙之外，別有一種風氣，令人愛之而不厭也。百年以來，詩人多學坡、谷，能擬韋蘇州、王右丞者，唯公一人，唯眞識者乃能賞之耳。後廿二年三月五日門生元好問敬覽。〉

李屏山平日喜佛學，嘗曰：「中國之書不及也。」又曰「西方之書」，又曰「學至于佛則無所學」。《釋迦贊》云：「竊吾糟粕，貸吾粃糠；粉澤丘軻，刻畫老莊。」嘗論以爲宋伊川諸儒，雖號深明性理，發揚六經、聖人心學，然皆竊吾佛書者也。因此大爲諸儒所攻。興定間，再入翰林，時趙閑閑爲翰長，余先子爲御史，李欽止、欽叔、劉光甫

俱在朝，每相見，輒談儒佛異同，相與折難。久之，屏山因以禪語解「《中庸》那著無多事，只怕諸儒認識神」。先子和之，亦書其後云：「談玄元政自伯陽孫，佞佛眞成次律身。畢竟諸儒扳不去，可憐饒舌費精神。」蓋屏山嘗言：「吾祖老子，豈敢不學老莊？吾生前一僧，豈敢不學佛？」故先子及之。屏山覽之，大笑，且曰：「扳字如何下來？」先子曰：「《公羊》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是也。」又，屏山解「道生一」云：「一二三四五，蝦蟆打杖鼓。」大抵皆如此葛藤語。及其屬疾，蓋酒後傷寒，至六七日髮黃，徧身如金，迄卒，色不變，醫所謂酒疸者。交游因戲之曰：「屏山平日喜佛，今化爲丈六金身矣。」而張介夫祭文直云：「公不必乘雲氣、騎日月，爲汗漫之游，不然，則西方之金仙矣。」

趙閑閑本喜佛學，然方之屏山，頗畏士論，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，晚年自擇其文，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，號《滏水集》，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，以擬退之原道性，楊禮部之美爲序，直推其繼韓、歐。然其爲二家所作文，并其葛滕詩句，另作一編，號《閑閑外集》。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，使刊之，故二集皆行于世。余嘗與王從之言：「公既欲爲純儒，又不捨二教，使後人何以處之？」王丈曰：「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。」又深戒殺生，中年斷葷腥。嘗謂余曰：「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，彼性命與人何異也？」又曰：「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，臨終，閉目逝，少頃，復開目曰：『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，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。』」或者戲曰：「死則已矣，不亦枉了此肉乎？」然推公之心本慈祥，嘗曰：「吾生前是一僧。」又曰：「吾前生是趙抃閱道。」蓋閱道亦奉佛也。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，公喜其政事。既南渡，喜其有直名。後由公薦入翰林，相得甚歡。嘗謂同僚曰：「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，當代吾。」又曰：「某官業當爲本朝第一。」未幾，先子歿，公哭甚哀，又爲文以祭，爲詩以挽，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寄余。余請表諸墓。至于《新修葉縣學詩》及先子惠政碑，皆公筆也。余興定末因試南京，初識公，已而先子罷御史，歸淮陽，余獨留，日從公游，論詩講道，爲益甚多。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，議小不可，且屢誘余，余亦不能從也。嘗謂余曰：「學佛老與不學佛老，不害其爲君子；柳子厚喜佛，不害爲小人；賀知章好道教，不害爲君子；元微之好道教，不害爲小人。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。」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，恐其相疵病，故有是論。已而余亦歸淮陽，公又與余書曰：「愼不可輕毀佛老二教，墮大地獄則無及矣。聞此必大笑，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爲耳。」余荅書曰：「若二教，豈可輕毀之？自非當韓、歐之任，豈可橫取謗議哉？自非有韓、歐之智，豈可漫浪爲哉？君子者，但知反身則以誠，處事則以義，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。」然公終于余有所恨。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，學佛，公甚愛之。嘗于慧林院謁長老，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腳作禮，〈一云「九禮」。〉因與梁戶部斗南曰：「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邪？」士林傳

以爲笑。公既致仕，苦人求書，大書牓于門。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，以釘釘其手于公門，公聞遽出，禮之，爲作疏，且爲書也。

歸潛志卷第九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